

[首页](#) >> [艺术学](#) >> [原创文章](#)

## 拉斐尔：古典乐诗的萧散写意

2020年05月26日 10:30 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：张弓

字号

[打印](#) [推荐](#)

在梵蒂冈博物馆签字大厅里，有一幅拉斐尔关于艺术和诗歌的主题壁画——《帕尔纳苏斯山》。画面中，这座太阳神阿波罗、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圣山呈现出众神与众诗人欢聚、乐曲和诗律交响的美妙景象。如果说拉斐尔那幅哲学主题的《雅典学院》，涌动着对西方数百年间的智者群体一份浓浓的浪漫追怀，那么，《帕尔纳苏斯山》该是对古代至中世纪两千多年间，曾经风靡欧洲的乐诗梦幻，发摅的一缕淡淡的萧散写意的风雅。

这幅壁画位于门厅上方。拉斐尔巧妙地利用有缺陷的壁面，将帕尔纳苏斯山丘安置其上，顺山丘地势将众神与诗人，分三组安置。

山丘中央区是众神界域。男神阿波罗位居中心，九位女神围绕左右。众神身后，蓝天白云，橄榄苍翠，一泓山泉，映带左右，流水清凉。阿波罗头戴橄榄桂冠，长巾绕身，倚石而坐，眼睛仰视天空，专注地奏响横置左肩的七弦琴。两侧女神或立或坐，痴情地注视阿波罗，仿佛沉迷于他指尖流淌的乐曲妙境。叙事诗女神一袭白裙，倚卧左侧，凝视着膝上的单管——是在默诵曲谱吗？抒情诗女神蓝色圆领长裙，怀抱竖琴，斜坐右侧，回望阿波罗，似乎任由他的音符跃动芳心。

山丘两侧，全是诗人苑囿。18位“古今”诗人，头戴一丛橄榄桂冠的翠绿，是他们高贵身份的象征。

史诗诗人在众神右侧。

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（约前9—前8世纪），身着蓝袍，内衬灰衫黄裙，赤足站立。他白眉白须，仰对青天，左手褰裾，右手探前，似在忘情歌吟；他身旁的一位诗人席坐石上，手执羽笔，仰首谛听，是在听他那篇“高不可及的范本”——《荷马史诗》么？

身着绿袍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（前70—前19）站在荷马左侧。这位继荷马之后欧洲最重要的诗人，在其晚年完成了12卷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，歌颂罗马帝国的起源。他被当时及后世公认为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。在画中，维吉尔关爱的目光越过荷马，注视着但丁。

荷马右侧的但丁（1265—1321）着棕红色长袍侧身而立。这位欧洲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”（恩格斯语），因反对教皇专制被流放，在流亡中完成不朽的长诗《神曲》。但丁喜爱并崇拜维吉尔。尽管维吉尔生活的年代与他相隔近1300年。在《神曲》里，维吉尔扮演他的保护人兼导师。当但丁迷失于幽暗的森林又遇到猛兽时，维吉尔前来帮他，引导他游历“地狱”和“炼狱”，最后进入“天堂乐园”。在《帕尔纳苏斯山》中，但丁以茫然并祈望的神情，对接维吉尔的微笑与垂注，是在期待心灵导师的救赎么？“自由是一件宝物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。”这是他最深沉的心灵呼唤。

身着棕黄长袍的佛罗伦萨诗人彼得拉克（1304—1374），在画面左端侧身而立。这位“文艺复兴”的早期诗人、人文主义奠基者，号称“人文主义之父”。他的《民歌拾遗》（即《歌集》）描述相爱的幸福和失恋的心境，被称作“永恒的诗化了的爱之痛”，成为以后爱情诗创作的“样本”。在画中，他手握诗卷，娓娓诉说；身旁有四位诗人，或立或卧，听得专注而入迷，是听他讲“永恒的爱之痛”么？

抒情诗人在众神左侧。

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（约前518—约前438，一说前522—前442）在画面右侧，着灰蓝衫，外罩棕长袍，倚坐在丘岩下。品达号称“九大抒情诗人”之首。在画中，他与荷

马，一左一右，一上一下，一立一卧，遥相呼应，二人的身形皆较旁人略大，寓意其各为史诗诗人群体和抒情诗人群体魁首。品达传世《诗集》四卷。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篇章，洋溢着泛希腊的爱国热情：“雷霆的投掷者——脚步不倦的至高宙斯！/你的女儿‘时光’在华彩的竖琴声中旋舞，/送我来为那最崇高的竞赛作赞歌。”（《献给卡玛里那城的普索米斯的颂歌》）品达身边站着两位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和奥维德。品达做着手势，同他俩热切交谈——是在探讨有关“崇高颂歌”的诗风与词藻吗？

身披淡蓝长袍的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（约前87—约前54）在画面右端，同左端的彼得拉克遥相呼应。卡图卢斯只活了34岁，永远那样年轻英俊。他留下116首诗作，以爱情诗最负盛名。如《诗集》第五首：

生活吧，我的蕾斯比亚，爱吧。

生活吧，我的蕾斯比亚，爱吧。

那些古板的指责一文不值，

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。

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复升起；

而我们短促的光阴一旦熄灭，

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！

.....

卡图卢斯的诗风影响罗马抒情诗乃至欧洲抒情诗的发展。晚于他的奥维德、彼得拉克、莎士比亚，都曾吸吮他诗情的营养。画中的他，一足前迈，两手分张，似急切趋近品达，动情诉说他“永恒的爱之挚”，一如“对面”彼得拉克那史诗般“爱之痛”的诉说。

身着玫瑰紫长袍站在卡图卢斯身边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（前43—18），同卡图卢斯、维吉尔齐名。他早年诗作歌颂爱情，号称“哀歌体情诗”。50岁完成15卷长诗《变形记》，诠释“世界一切事物都在变易中形成”的哲理，号称“诗人的圣经”。画中的他，轻吻食指，凝视品达，似在边倾听（卡图卢斯）边等待——是欲诉说“爱之哀”么？

奥维德、卡图卢斯身后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（前65—前8）是一位宫廷诗人。他早年的两卷《讽刺诗集》，嘲讽世间吝啬、贪婪、欺诈、淫靡恶习，宣扬“合理享乐”，主张文艺的目的是“寓教于乐”。画面上的他微含戏谑，斜睨画外，似以他那句名言调侃众生：“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，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。”

“亮相”《帕尔纳苏斯山》的诗人群体，其“集体生命”的跨度从前9世纪（荷马）到14世纪（彼得拉克），约2300年！于是，在阿波罗的悠扬琴曲与淙淙清泉交响中，人们惊见荷马与维吉尔、但丁并肩而立，长吟《史诗》；喜见维吉尔同他的崇拜者但丁温情对视；惊喜得以“谛听”希腊老诗人品达同罗马的两位“情圣”诗人——卡图卢斯与奥维德关于抒情诗写作的对话。

天才的青年画家拉斐尔，融通两界，思越千载，迁想妙得；然后挥动神奇之手，为人间留下一幅丹青至宝——关于古典乐诗的梦幻般的萧散写意。

## 作者简介

姓名：张弓 工作单位：

分享到：

转载请注明来源：[中国社会科学网](#)（责编：胡子轩）

## 相关文章